

语法问题思索集

YUFA WENTI SISUOJI

邢福义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语法问题思索集

邢福义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法问题思索集/邢福义著.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

ISBN 7-5619-0531-9

I. 语…

II. 邢…

III. 汉语—语法—研究—文集

IV. H14-53

7575/53

出版发行: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83)

印 刷: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375

字 数:310千字 印数:1—3000册

定 价:20.00元

序

这本《语法问题思索集》，是跟在《语法问题探讨集》(1986)、《语法问题发掘集》(1992)后边出版的第三个集子。从字面上说，“探→掘→思”反映思维发展的前进轨迹，标示求知历程的延展线索，然而，就实际情况而言，分别采用“探讨”“发掘”“思索”的字样主要是为了命名上具有区别性，大体相当于“老大”“老二”“老三”之类的称呼，并不表明三本集子一本比一本有明显的进步。顶多，只能说明笔者在主观上有一种追求，有一种愿望，仅此而已！

《思索集》主要收入1991年以来发表的没有收入《发掘集》的大部分文章。大小文章，包括附录的2篇短文和3篇序言，共30篇。分五组：第一组5篇，主要讨论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要求；第二组6篇，主要讨论词语的语法问题；第三组5篇，主要讨论单句及单句某种结构；第四组5篇，讨论复句和句群；第五组9篇（含“附一”、“附二”、“附三”），主要结合语法研究讨论学风和文品。《形容词的AABB反义叠结》一文，跟我的学生李向农、丁力、储泽祥合作；《时间方所》一文，跟我的学生李向农、储泽祥合作。《动词作定语要带“的”字》和《形式主义一例》两篇短文，刊载于三十多年前的《中国语文》，《探讨集》和《发掘集》都未收，现在由于“反思”的需要，作为附录收了进来。

跟《探讨集》和《发掘集》相比较，《思索集》有了一些变化。较为明显的是：首先，加强了有关研究思路研究办法方面的思考；其次，减少了有关复句的文章，但又在复句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句群问题所作的一些观察；第三，重视学风和文品问题的讨论，

有的文章用反思的办法把自己摆了进去。跟《探讨集》和《发掘集》作法相同，收入《思索集》的文章尽量保持原样，只有几篇改动个别词句和一篇作了删改。总的看来，由于有的文章性质相近，某些论说略有重复；由于各篇文章发表的刊物和发表的时间有所不同，体例、术语和某些说法不完全一致。这样也许可以如实记录自己近三年来思考与写作的实际情况。

这本集子中，收入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三个“充分”》一文。此文原载《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文中提到《“与其p，不如q”择优推断句式》一文时加了这样一个注释：“见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语法研究和探索》（六）”。这个注释有误。出现这样的注释，是因为有这么个情况：写《三个“充分”》一文时，已收到饶长溶兄1990年12月22日的来信。信中说：“‘句式反制约’一稿（指《汉语复句格式对复句语义关系的反制约》）已用于1991年1期（指《中国语文》）。与卢卓群同志合作的‘择优推断句式’（即《“与其p，不如q”择优推断句式》），已初步审定，拟收入‘探索（六）’。由于91年刚发大作，审稿人初步意见不想用于《中国语文》。”1992年5月出版的《语法问题发掘集》，收入《“与其p，不如q”择优推断句式》，那条注释未变。后来，《语法研究和探索》（六）出版，没有此文。我想，《语法问题发掘集》先出，《语法研究和探索》（六）后出，后出的《语法研究和探索》（六）不再收入此文是应该的。现在，借为《思索集》作序的机会，说清楚这一点，并向读者表示歉意。

由长溶兄的信，有必要特别说明一个重要事实：在前进的路上，我是许多师友扶助着催促着走过来的。师辈中，吕叔湘先生和张志公、朱德熙、胡裕树、张斌诸位先生，都是我的引路人。同辈中，不管是不是参加各届语法学术讨论会的朋友，都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帮助，实际上都是我的益友良师。以长溶兄来说，他是发起举办语法学术讨论会的几位朋友中最年长的一个。多年来，我

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文章，许多是经过他加工的，许多是他提了意见让我作了修改的。益友良师之说，绝对不是套话。还有好些位比我年轻的朋友，比如马庆株同志、邵敬敏同志、尹世超同志，他们经常从这个角度那个角度跟我讨论治学为人等等问题，从他们那里我感受到一股强大的起动力。举个例子，94年3月下旬，收到世超同志3月8日的信，他告诉我：据抽样调查分析，良好的学者要有五个条件，即内在动力、专业基础、创造才能、物质条件和宏观形势。这给我提供了检查自己的尺码，引起了我很长时间的思考。清人魏源说得好：“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默觚·治篇八》）我的条件并不好，力量实在微不足道，但是，我深信，只要在前进的路上形成一支团结协作锐意进取的连绵不断的浩荡队伍，我国的语法研究定会出现大好的繁荣局面。

这本集子能在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我深感荣幸。北京语言学院是我国唯一一所面向全世界的从事汉语教学的高等学府，那里有我许多很要好的朋友，如果一一列出名字，便是长长的一串，能在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一本可望得到朋友们指教的集子，我倍感亲切。

“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进学解》）我想通过多多“思索”来弥补自己各个方面的不足，督促自己永远站在问号的起跑线上。

邢福义

1994年5月31日

目 录

序.....	(1)
从基本流向综观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四十年.....	(1)
现代汉语语法问题的两个“三角”的研究 ——1980 年以来中国大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	(13)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小三角”和“三平面”	(30)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三个“充分”	(44)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目标和前景	(70)
形容词的 AABB 反义叠结	(69)
形容词动态化的趋向态模式	(87)
现代汉语数量词系统中的“半”和“双”	(104)
“半”的词性判别和词形规范	(126)
关于“一个星期的第一天”	(134)
时间方所.....	(138)
NVN 造名结构及其 NV VN 简省形式	(149)
从“似 X 似的”看“像 X 似的”	(172)
从句法组织看现代汉语的丰富、优美与精炼.....	(183)
南片话语中述谓项前移的现象.....	(191)
南味“好”字句.....	(205)

汉语复句与单句的对立和纠结·····	(220)
现代汉语转折句式·····	(242)
《红楼梦》里的“因 Y，因 G。”·····	(261)
选择问的句群形式·····	(268)
选择问句群与前引特指问的同指性双层加合·····	(281)
治学之道学风先导·····	(300)
“学者+教育家”的气度·····	(313)
尊重事实讲究文品·····	(319)
附一：动词作定语要带“的”字·····	(333)
附二：形式主义一例·····	(337)
亦师亦友 志在高山·····	(341)
附三：序文三篇·····	(348)
序李宇明等《汉族儿童问句系统习得探微》·····	(348)
序徐杰《汉语描写语法十论》·····	(351)
序萧国政《现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	(354)

从基本流向综观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四十年

《中国语文》已经创刊四十周年。1952年创刊，1966年停刊，是十四年；1978年复刊，现在是1992年，恰恰也是十四年。从前十四年到后十四年，《中国语文》上发表的现代汉语语法文章基本上能反映我国这一领域研究的历史发展。如果把事物的历史发展比喻成为河流，那么，任何事物的历史发展都有其基本流向。本文联系《中国语文》，综观四十年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从静态片断分析到多角验证分析的基本流向。

一 一个目标

四十年的语法研究，始终向着一个目标。这就是：汉语语法事实的客观规律性。

汉语语法事实的客观规律性，在抽象程度上，有不同的层级。抽象到最高的程度，是对汉语语法特点的本质面貌的认识；抽象到一定的程度，是对某类现象或某种事实的本质属性的反映。毋庸讳言，即使在今天，许多事实尚未得到深刻的揭示，有的重要现象甚至尚未发掘出来，至于真正从事物的本质上全面而精确地认识现代汉语语法，更是还有很大的距离；然而，又可以断言，研究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研究工作的成果显示了研究工作一直在一步步地朝着目标逼近。从根本上说，四十年来《中国语文》发表的现代汉语语法论文都是为了揭示现代汉语语法事实的客观规律性。不管是从前十四年看后十四年，还是从后十四年的今天看后十四年的起始阶段，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对许多问题的

认识已经不断深入了，并且还将继续深入下去。比方关于动词和动词句的文章，据我的不很精确的统计，前十四年发表二十八篇，后十四年发表五十六篇，数量上翻了一番。从内容看，后十四年的文章讨论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讨论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讨论祈使句式和动词的类，讨论单向动词及其句型，讨论由“V给”引起的兼语句及其变化，用语义特征分析法考察“V来了”，如此等等，其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前十四年。动词研究的深化，既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动词，又能帮助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汉语语法的相关特点，还可以进一步引起人们对于其他问题的思考，如关于名词的思考。假若有两个名词（N₁N₂）和一个动词（V），词面形式不变，那么，可以有六种排列配置格局。各种V和N适应这六种格局的情况如何，适应的结果反映什么语法关系，这里面既有动词问题，更有名词问题。如果穷根究底进行探索，又由此及彼伸展研究触角，全方位地开展细致的研究工作，达到目标的可能性就更大。

在逼近目标的过程中，四十年语法研究的主流是分析语法事实。这一主流反映我国语法学界为了达到研究目标而崇尚的务实学风。吕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分别为《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五周年纪念和创刊十周年纪念题词，都是“务实”。《中国语文》编辑部在《中国语文200期纪念刊文集》一书的“后记”中指出：“创新和务实本是相互联系的，不务实也就谈不到创新，创新要以务实为基础。”回顾和总结四十年的语法研究，对务实学风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理论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必须像开采矿藏那样做扎扎实实的发掘工作，这样才能真正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性。以复句问题来说，我们长期为复句与单句的划界所困扰。1957年，《中国语文》上开展过一场单复句划界问题的讨论；1979年，《中国语文》编辑部在《汉语研究四十年》这篇文章中又提到“单复句的划界”的问题，认为是“还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的问题之一。〔1〕最近，我们具体分析了八篇中学课文，根据明确的标准，把大家不会有任何争议的典型单句和复句提取出来，剩下的是可能有这样那样争议的纠葛现象。统计表明：纠葛现象最多的达百分之五十四强，最少的也达百分之三十三强。大多数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上，都超过典型单句和典型复句的平均数。通过对事实的考察，认识到单复句之间既有对立又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这就可以让我们懂得，不要闷头闷脑地去做企图把二者一刀两断的徒劳无功的努力，而应该对复句自身的规律性从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发掘，作出有利于深刻认识复句的描写和解释。

二 两个“三角”

分析语法事实，揭示客观规律，需要有可取的思路和有效的办法。从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上看，四十年的语法研究反映了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的不断演进的历程。

动态分析的基本作法是“多角验证”。从80年代末期以来，特别值得重视并且已经形成了雏形的是“两个三角”的验证。第一个“三角”是“表—里—值”三角。任何一个语法事实都有其语表形式、语里意义和语用价值。要弄清一个语法事实，有必要由表察里，由里究表，表里验证。这就涉及“表”“里”两角。要弄清一个语法事实，往往还有必要考察它在语言表达系统中特定的语用价值，即语里同义，语表异形，究其语值。这就在“表”“里”两角的基础上撑起了“值”角。第二个“三角”是“普—方—古”三角。普通话即现代汉语共同语里的一个语法事实，往往可以在方言或古代近代汉语里找到印证的材料。研究现代汉语共同语语法，为了对一个语法事实作出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一方面可以立足于普通话，横看方言，以方言证普通话；另一方面可以立足于今，上看古代近代汉语，以古证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便成为以“普”为基角，撑开了“方”角和“古”角。“表一里一值”三角是存在于每个语法事实自身的三个角度，是“小三角”；“普一方一古”三角是由所研究的事实同方言的、古代近代汉语的可印证事实形成的三个角度，是“大三角”。“小三角”和“大三角”可以结合使用，但题目不同，要求不同，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往往有所侧重。至于各角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如何验证，甲乙语法学家所用的具体方法自然可以大同小异、小同大异甚至截然不同。两个“三角”的比较具体的内容，请参看拙作《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两个“三角”》[2]，《现代汉语语法问题的两个“三角”的研究——1980年以来中国大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3]。

两个三角的验证分析，是为了弥补静态片断分析的缺陷而兴起并得到发展的。所谓静态片断分析，指的是对某个语言事实进行自身的成分分析或层次分析。静态片断分析是语法分析的起点，不会作静态片断分析就等于没有掌握语法分析的基本功，但是，仅仅依靠静态片断分析，无法深入揭示语法规律。

你想死我们了！

你气死我们了！

你害死我们了！

这三个句子，不管用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还是层次成分分析法，分析的结果都完全一样，然而它们的隐性语法关系并不相同。假如要研究“你想死我们了”这一类句子，只有进行表里验证，进行语值辨察，才能弄清其特殊规律和特殊作用。

【普】

今天晚上演电影吧？

他明天来吧？

【方】

今后晌演电影啊不啊？

今后晌演电影噢不啊？

他明天来啊不啊？

他明天来噢不啊？[4]

普通话里问句末尾的“吧”，吕叔湘先生和赵元任先生都认为是“不啊”的合音。山东临淄方言中，可以说“吧”，也可以说“不啊”。（“吧”或“不啊”前边出现“噢”或“啊”。）以方言证普通话，临淄方言的说法可以帮助证明“吧”是“不啊”的合音的论断。仅仅依靠静态片断分析做不到这一点。

【今】

各位先生们，各位同志们，……（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向所有……文艺家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他笼络着一群他所认为可以做喽罗的大夫们。（曹禺《明朗的天》）|内战一开，那些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义者们容许你们再抗日吗？（毛泽东《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参政会》）

【古】

各位叔叔哥哥们都吃了饭了。（《红楼梦》）|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亲待的女孩子们，更比待家下众人不同，……（同上）|……见宝玉和一群丫头小子们那里玩呢。（同上）|只见凤姐儿在门前站着……看着十来个小厮们搬花盆呢。（同上）|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都来他家里薅恼。（《水浒》）|八戒……把那些妇女们唬得跌跌爬爬。（《西游记》）

“们”字定型较晚，跟名词配合使用比跟代词配合使用还要晚。《水浒》、《西游记》和《红楼梦》中已有“表不定数量的词语+名词+们”的说法。可知，现代汉语里的“各位先生们”之类不能说是“五四”以后才出现的欧化说法。而且，在现代汉语里，“几个……们”“十来个……们”这样的说法反而没有了。这是“以古证今”。这样的证明作用，也是静态片断分析无能为力的。

四十年来，多角验证分析有一个发展过程。发展是渐变的，发

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不可能截然划分。大体说来，有三段：

1. 引发阶段。50年代到60年代可以看作是引发阶段。这一阶段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事实：第一，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小组《语法研究上要求加强协作》一文在《中国语文》1959年第3期上发表，文中列出五十三个问题，涉及很多语言事实，希望大家进行研究，写成专题论文。文章指出：“我们研究语法的主要精神是遵守意义和形式相结合这个原则。”第二，《中国语文》发表了好几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如朱德熙《说“的”》（1961年12期），《论句法结构》（1962年8—9期），吕叔湘《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1962年11期）。这些论文对语法研究的推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 上升阶段。1978年到1989年可以看作是上升阶段。1978年《中国语文》复刊，1989年《中国语文》发表综述性的《汉语研究四十年》。这一阶段，有较大关系的事相当多：第一，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年出版，书中鲜明地反映了强调由静态研究进到动态研究的思想。第二，1981年到1982年，《中国语文》发起析句方法的讨论；其间，1981年5月第一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密云召开，1981年8月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由张志公先生主持在哈尔滨举行。这些学术活动，侧重点有些不同，但都敏感地、不同程度而又相当普遍地把学者们引向对动态分析的思考。第三，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本1981年出版，书中强调必须区分“语义的、语用的、语法的”三种不同的语序。1985年，胡裕树、范晓《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强调要使语法研究做到形式与意义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描写性与实用性相结合。〔5〕第四，1986年10月，第四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确定的中心论题是围绕意义探讨语法研究中意义和形式如何结合的问题。会上，提到了“除了形式和意义之外，还要注意语用的价值”的问题。〔6〕第五，

老一辈学者，中年一辈学者，还有一部分青年学者，发表了不少很有份量的论文，不仅广度和深度大大超过从前，而且讲究多角度的观察和描写。特别是，朱德熙先生着意把方言语法现象、古代近代语法现象和北京话语法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在“普一方一古”大三角研究上作了可喜的探索，十分富于启示性。《汉语研究四十年》一文综述了十多年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种种进展，指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探求一种把形式和意义更好地结合起来的、适合汉语实际的研究方法”，同时还指出“有的研究工作者提出了突破共时和历时的严格区分、将横向的各方言语法之间的比较和纵向的古今语法之间的比较相结合的一种研究路子”。这里既提到了小三角的问题，也提到了大三角的问题。可以认为，经过了十来年的实践，到了80年代末期，两个三角的思路和方法已经形成了轮廓。

3. 发展阶段。1990年开始，进入了进一步发展的阶段。如果说，上个阶段重在实践，重在通过具体的研究实践摸索研究的路子，那么，这个阶段则开始了更多的思辨，注意了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全局性的审视。值得注意的事实有三：第一，三个平面的理论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1990年5月，第二届现代语言学及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安排了“语义与语法”“语用与语法”“新方法和新理论的探索”三个专题的讨论。[7] 1990年10月，第六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在合肥举行，对三个平面的讨论是这次会议的热点。[8] 1991年，《中国语文》发表两篇有份量的论文：文炼《与语言符号有关的问题——兼论语法分析中的三个平面》，[9] 施关淦《关于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10] 第二，两个三角的概念提了出来。主要的是上面提到的两篇文章：《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两个“三角”》（1990），《现代汉语语法问题的两个“三角”的研究》（1991）。“两个三角”是涵盖面更大、概括力更强的概念。比如朱德熙《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

和福州话里的“的”字》，[11]这篇重要论文所用的方法只用“三个平面”的概念很难统括得起来。第三，动态研究和动态分析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1990年5月，吕叔湘先生在给第二届现代语言学及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的贺信中指出，语法研究应在静态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动态研究。[12]1991年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高等师范学校教学用书《现代汉语》（邢福义主编），书中有一节专讲“语法现象的动态分析”，讲了“表里验证”“语值辨察”“歧义分解”“纵横比较”等问题。这是在全国性教材中第一次用较多的篇幅写上了动态分析的内容，尽管阐述和用例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动态分析”涵盖面比“两个三角”更大，但基本内容其实就是“两个三角”的分析。

“两个三角”，反映的是我国语法学者们在研究实践中通过不断摸索而逐渐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思路 and 办法。这自然只是一种命名。即使不叫做“两个三角”，这种动态的多角验证的思路和办法也已经成了客观存在的事实。

三 三个充分

有效的办法和正确的要求，是达到特定目标的必不可少而又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如果说，“两个三角”是我国语法学者经过多年摸索而寻找到的有效办法，那么，“三个充分”就是我国语法学者经过多年的实践而认识到的正确要求。

所谓“三个充分”，指的是：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充分。只有充分观察，才能有充分的了解；只有充分描写，才能有充分的反映；只有充分解释，才能有充分的认识。“三个充分”和“两个三角”互为条件，互成因果。一方面，观察、描写、解释得越充分，三角验证所得的结论就越准确，越可靠；另一方面，三角验证的办法越成熟、越科学，就越利于作到观察充分、描写充分

和解释充分。[13]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观察”是“描写”和“解释”的基础。没有充分的观察，不可能有精确细微的描写，也不可能有一语破的的解释。就“描写”和“解释”之间的关系说，二者很难截然分开，一般都是描写中有解释，解释中有描写。不过，从研究工作的侧重点看，有的偏向于描写，有的偏向于解释。由于四十年来我国语法研究以研究语法事实为主流，研究工作的侧重点实际上放在描写上面，《中国语文》显然重点放在扶植立足事实描写精细的论文。80年代一开始，吕叔湘先生就指出：“不能说现在关于汉语语法的事实搞得差不多了，可以一心一意研究理论了。很多事实还不清楚。”[14]在刚刚进入90年代的时候，朱德熙先生又指出：“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语言学的目的不是描写事实，而是解释事实。能解释事实当然很好。可是要解释事实，先得知道有哪些事实需要解释。要是事实是什么还茫然，那怎么谈得上去解释呢？等而下之，有的理论不但解释不了事实，反而歪曲事实以迁就理论。”[15]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认定，四十年来我国语法学界所坚持的基本点是正确的，四十年来所走过的路子是实实在在的。

当然，也要承认，“解释”对于我国语法学界来说确是需要加强的一个环节。事实上，近几年的《中国语文》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发表了大约十篇左右有份量的偏重理论解释的论文。这是一种新的演变。只有这样，才能使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充分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才能把语法研究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需要明确的是：怎样理解“解释”？

首先，解释大体可以分为：1. 归总性解释；2. 先导性解释。在充分观察和充分描写的基础上作出理论上的解释，这是归总性解释。这种解释，注重理论的步步提升。先作出一种理论解释，然后加以求证，这是先导性解释。这种解释，重在设立理论框架或